



# 加里寧 論通訊員的寫作和修養

中國青年出版社

# 加里寧 論通訊員的寫作和修養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 ■ 事論通訊員的寫作和修養

---

青年·開明聯合編譯

輯 者 中 國 青 年 出 版 社  
版 者 北京東四12條老君堂11號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刷 者 北京人民印刷廠營業分廠

---

1000

5,000

一九五四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五四年七月第一次印刷

200 元

## 編者的話

加里寧是偉大的政治家，也是偉大的宣傳家。他遺留下來的全部言論，有相當大的一部分是論述報紙工作和報紙通訊工作的。這些言論對於革命報刊的工作者和廣大的參加報紙工作的通訊員都有很大的教育意義。現在把他的有關這方面的九篇文章彙編出版。

「論農村通訊員的任務」的譯文原載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的「書報評論」第八號。「論寫什麼和怎樣寫」和「在『汽笛報』第一次全蘇工人通訊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摘要）」兩篇的譯文原載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一日人民日報的「書報評論」第六號。「作家應該精通自己的業務」的譯文原載新湖南報編的「新聞業務通訊」第二十三期。「論通訊員的寫作和修養」的譯文原載「人民日報通訊」第四十二期。因為本書各篇都是論通訊員的寫作和修養這一問題，我們就選用了這篇文章的題目作本書的書名。「關於鼓動和宣傳工作中的幾個問題」選自陳昌浩譯「論共產主義教育」（時代出版社）。其餘三篇都是臨時特譯的。各篇譯文有些字錯了或漏了，我們曾作補正。

中國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五月七日

## 內 容 提 要

本書收集了加里寧論有關通訊員的寫作和修養的九篇文章。

加里寧遵循列寧和斯大林關於報紙工作的指示，他認為報紙的通訊工作是一種政治工作。因此，通訊員的修養首先是政治的修養。通訊員應該是追求真理和熱愛人民的人，能夠堅持原則立場的人，也應該成為多方面發展的人。他們的重大任務是要善於發掘社會主義建設的幼芽。研究通訊寫作的方法具有很大的意義。他要求通訊員學習本身的業務，通曉祖國語言。他認為要寫出一篇好的通訊來，必須深入生活，深入羣衆，反映出羣衆的情緒。必須對所寫的題材作具體的分析，對它有強烈的愛憎。要寫得生動、具體，避免公式化、概念化。在這些文章中，加里寧詳細地論述了通訊寫作應該達到的這些要求，以及達到這些要求的方法。

## 目次

|                              |    |
|------------------------------|----|
| 論農村通訊員的任務（一九二四年二月八日）         | 一  |
| 論寫什麼和怎樣寫（一九二四年）              | 八  |
| 在「汽笛報」第一次全蘇工人通訊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摘要〕 | 二二 |
| （一九二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 二二 |
| 在全蘇第四次工農通訊員會議上的演說〔摘要〕（一九二九年） | 二六 |
| 作家應該精通自己的業務（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五日）      | 二四 |
| 要寫得真實而有趣（一九三五年五月五日）          | 三三 |
| 給布爾什維克報刊工作者們（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      | 三六 |
| 論通訊員的寫作和修養（一九三八年）            | 三九 |
| 關於鼓動和宣傳工作中的幾個問題（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八日） | 四〇 |

## 論農村通訊員的任務

(一九二四年二月八日)

同志們，向農民底通訊員說一些什麼，給他們一些什麼建議是很困難的，因為我覺得農民底通訊員的工作是特別困難的。問題在於什麼人寫什麼東西。我覺得寫跳舞晚會、外交接見、大會，要比寫一件普通農村事件或在農村中發生的簡單的現象容易得多。

無論是外交接見或是農村事件的描寫都是困難的，但是我覺得後者比外交接見還要困難些。這裏有一定的形式而且描寫的本身也簡單些：某人在什麼時候說了些什麼什麼……描寫農村的事件要困難得多。應當使它讀起來是有趣味的，不是乾燥無味的，而是一針見血的。應當使得讀過它的人，不只是走馬看花地把通訊溜了一下，……而是爲它的生動的內容所吸引。

通訊員自己應當把他要寫的東西想透澈。我曾經試着寫過（我自己也寫過不少的通訊），在你寫得簡單——沒有感情——的地方，寫出來就很壞。難哩。只有強迫自己。因此當你寫通訊的時候，你就會感覺到，它將是乾巴巴的。誰讀了它誰就馬上會覺得它乾巴巴；這是一

個特點。裏面好像有許多句子，寫得也不壞，但是讀者仍舊只是溜過去了。爲了把它寫好，通訊員自己應當爲他想寫作的慾望所激動，但是當然不是每一回都可以作到這樣。因此只有嚴重地吸引了通訊員的那些事件才能寫。

### 這是第一。

我只談一談我自己關於寫通訊時所遇到的困難的意見。第二，別人會感覺到，乍一看起來……到了農村，馬上寫出房屋、人物及所有現象，好像是很簡單的。而當你一開始時，就會發現這是多麼困難。不可能用三言兩語把一個人的面貌表達出來。這裏需要有豐富的感情。但也需要豐富的知識。作一個通訊員不是那麼簡單的事情。就這樣，拿起來——就像流水似地寫出來了。這是辦不到的，應當學習很多東西。每一篇通訊，尤其是長篇通訊，必須在裏面看得到生活，然而生活是要到人間去看的。因此如果我寫森林、樹木、家庭用具，如果所有這些都寫進去的話，你在這裏面放進一個人，而且使他也參加了活動，使他想著，作著，感覺著，充滿著感情（我不是說個人的感情，而是共同的感情）。怎樣把人物寫進通訊裏面去，這是一個最難的問題。當我寫通訊時，我感覺到，最困難的是把人物寫進去。第一要了解他，第二至少要用兩三句話來描寫他。當我們讀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作品的時候，我們覺得這是多麼容易呵！拿起來就寫出來了。但是當你自己來寫的時候，就會發現，用十句



話來使讀者見到一個活生生的人物，該多麼困難。但是當你寫起來，如果你不描寫他的話，那麼他的動作也成爲不可能的了。你應當用兩三句話這樣來寫，使讀者能捉摸你所寫的人物，和這個人在作什麼。當你這樣作的時候，那麼你就會發現，這大概不是件容易的事了。然而寫通訊要求作許多事情，受許多訓練。這個職業——是最難的職業之一。對任何專家也不要求這樣的技巧如同對一個通訊員所要求的一樣。我說，照我所感覺的，第一向通訊員要求什麼——就是使他善於感受他所寫的那些農民的感情。

例如，如果通訊員要寫農民的要求，那麼就要使得它——這一要求，吸引住他。如果他寫什麼事件，他必須對這些事件有親切的感受。這已經成爲未來成績的一部分。如果它感覺到，他自己親切地關心這些事件，這也將表現在通訊裏面。

這個問題的第二方面是通訊員應當知道他所寫的對象。寫不熟悉的事情，是很困難的。既沒有語彙，也沒有什麼可說，——結果是空話連篇。而我們的讀者現在要求不寫空話，現在應當，如果你寫農民的話，你就要知道他是個什麼樣子。要是你知道他，那麼寫起來也就容易了。但是最重要的和最主要的是通訊員要通曉語文。我讀過的書很多，不比任何一個知識分子讀得少，也讀過最好的古典著作，我仍舊感到我語文不好，——於是我寫起來就感覺到，語彙太少了。……語文好，有很大的作用，所以要求通訊員要很好地懂得祖國語文。……

實際上，一個通訊員應當是一個創造者，……應當有智慧，他應當把事情領會透澈，但是只有領會還是不夠的，他應當多多學習，因此我想寫農村生活決不是說他不要學習。

我在一開頭就指出寫城市官場事件是容易的，作這樣的事情，完全不必要有特別的學問，但是寫農村生活，就必需有特別的學問。我之所謂學問不是指你們應當上大學，你們應當學數學等等。我之所謂學問是指他（通訊員）應當善於批判地對待每一個問題，他能夠從各方面分析它，他應當具備一般的常識，而不是說他應當是一位數學專家。有時候即使是數學專家，對別的事物也是正牌的外行。通訊員被要求在各方面都有學問，有知識，能夠從一種不大的個別的現象概見一般的現象。例如當你來到鄉村裏，——在鄉村裏有許多事件的……那你就應當使你的作品不致於枯燥無味，就應當善於選擇，一方面它是帶有普遍性的事實，使得所寫的事實不是特殊的事實，這樣，如果你在敘述它的時候，別的農民讀了就知道通訊員在這裏所寫的是他們那裏每天在作的事情。同時這一寫作看來應當是通訊員指出了這個生活中的某些新鮮事物。如果你只有從表面上來把生活加以重複的話，那麼你所重複的便好像是舊的事物。顯然地，人們每天都不會作什麼新鮮事情，人們今天吃飯，明天還是吃飯，吃飯的程序每天都是一樣的，但是實際上這個程序完全不是一樣的。難道你今天吃飯和昨天一樣嗎？或者是明天——如同今天一樣嗎？當然，不是的，今天的生活——這不是昨天的生活，

否則人就沒有變化了，人應當是一樣的，我們先是生長，然後衰老以至死亡。人在生活中沒有一秒鐘是靜止的。因此，如果我們寫生活，那麼在通訊中必須不使人感覺它所指出的是舊的事物。抓住生活——這對於通訊員是最困難的事情。

應當寫在生活中存在着的事情，例如，現在你走上大街並且在大街上看到了生活，就應當抓住這個生活並且把它寫到紙上來。於是當你試着把它寫到紙上來的時候，却不是生活，而是木頭，因為你沒有把它在過程中、在運動中表現出來，而好像是把它固定在一個地方上表現出來的，你寫的是死體，而不是人的生活。

這就是通訊員所面對着的最困難的問題。我想，這種智慧——善於描寫生活的智慧，——它是在人的天性中存在着，不是由人創造的，當人們寫作什麼的時候，結果常常好像是他把生活死化了，好像是它停頓了。因此，當不能抓到生活的时候，通訊便老是乏味的東西，雖然你寫得很美。……

有時我看到一篇十行的通訊，我想，這個人在寫十行的時候，自己激動過，沸騰過，在字裏行間也這樣感覺到，你讀這篇通訊的時候也感到驚奇：「你看，這小伙子是怎樣在激動着呵。」這就是通訊員的任務。我個人想，一個通訊員，當他具有神聖的智慧和的時候，而且如果具有智慧的通訊員描寫農民的事情時，就是在最時髦的、最華麗的客廳裏也會讀它的，——

生活都是吸引人的，無論它是在什麼地方。特殊的農民的創造是沒有的。某些人說，農民需要特殊的語言，發甜的、膩膩的。這是瞎說。農民喜歡普通的、好的、正常的語文。而正常的語文要從研究語文得來，因此，所有的通訊員應當好好地研究語文。我可以說，我自己讀過很多書。我現在位居國家最高職位，如果有人問我，我缺少什麼，我將說，我的語文太不行了，我總是覺得我懂得祖國語文太少了。所以每個通訊員的任務——是研究祖國語文。許多人想，當他研究語文的時候，他將丟掉農民的語言。這是不對的。農民說俄語也像其他人一樣。相反地，誰的語文不太好，誰就不會說農民的話。

請讀一讀最優秀的俄國古典著作罷。例如普希金，好像這位作家是爲「上層社會」寫作的。或者是——屠格涅夫。請讀一讀他的「獵人日記」或他的任何一本小說罷。你會發現，他的語言是多麼簡單，並且多麼好懂；你把這樣的小說讀給純樸的農村老太婆聽，她將很好地懂得它。因此不應當虛偽地對待農民。當農民感到你虛偽地對待他的時候，那麼你已經斷送自己。當一個人故意地把語言簡單化，說：你看，在我面前的聽衆的覺悟是不高的，那麼他就已經把自己斷送了一半。相反地，當你講話的時候，你知道聽衆並不比自己更笨一些，那麼所講的對任何人都全是好懂的，並且可以看出，你同他們談話是與常識、文化、精神相等的人在說話一樣，以致使農民感覺到與他談話如同與一個同等的人談話一樣。如果農民一

感覺到話中有假，那麼這樣的通訊在任何情況下農民也不會讀它。

這就是我所認為最主要的事情。我故意地重複了許多次但是我是故意這樣作的。以便着重說明最主要的在於通訊員必須是一個善於感受他們要寫的那些不良現象的人。我自己發現，如果你在說話的時候，自己也激動了，而且如果你所講的事件也吸引了你自己的話，那麼即使你的聽衆很多，而你又講得不好，但是聽衆仍舊會特別注意地來聽你。而有時候，你講話像一部留聲機一樣，但是聽衆會唉聲嘆氣、打噴嚏等等。如果聽衆的情況是這樣的話，那麼讀者在通訊中也會發現虛偽。讀者是最嚴格的評價者，因此誰拿起筆來寫作，就應當知道：他有沒有寫作的願望？第二，他應當知道他所寫的對象。我們還不知道，他把感情放進去了沒有。這種智慧是在我們依賴以外的。如果他硬擠出一篇通訊來，而且如果讀者發現它是不確實的話，那麼他將失去自己的威信。……

（原載「貧農報」第一七三四期）

## 論寫什麼和怎樣寫

(一九二四年)

在前幾期的「農民報」上，我回答了許多有着共同意義的農民的來信。我的回答又引來了大批的來信。

從一方面來說，這一點應當是令人高興的，因為它標誌着：農民過着積極的政治生活，農民注意「農民報」，而且不只注意它的論文，還自己通過報紙充分地參加了蘇維埃國家的建設，努力對地方政權的缺點方面起作用。對這種趨勢無條件地應當幫助，應當幫助加強聯系，加強報紙及其同人與農民讀者羣衆的關係，因為它不只對農民是有益處的，而且對通過「農民報」直接了解農民需要的報紙同人是有利的。農村對他們將更接近些、親近些，農村中所發生的生活習慣的改變過程也將清楚一些。

另一方面，信件의來源是這樣大，而個別人的力量又是這樣弱，以至於不要說回答，就連讀都失掉了可能性。當然，可以讓會選擇值得讀的信的有經驗的人先讀這些來信。我在這方面曾嘗試過，但其結果還不能估計出這個經驗。但是不論如何——來信的分類是服務機關

的最困難的工作之一。

最好的方法——是直接讀書；但是，如同我所說的，在這方面對我發生的結果如同對春初的水磨所發生的結果一樣：水流把整個的水磨都淹了，水比堤還高，這樣大量的水不只滑過磨盤，而且完全停止了水磨的工作。這些原因使我注意來信的通訊員所謂通訊工作的嚴肅性，報紙上報道農村中在作什麼，來信者所在地在作什麼。

寫給報紙的信件，雖然寫上了我的名字，但已經不是私人的來信，私人的控訴，而是一種文件；它的作者想用自己的來信作為政治行動，使社會注意他所知道的壞事，暴露出壞事的根源，並時常提供醫治壞事的適當方法。

沒有問題，不能只寫生活的壞現象。只寫壞現象——就是指出生活的一個方面，甚至是立體三角的一面，然而一個方面不能得出物的整體的概念。只有在了解全面以後才能得到完整的概念。

但是寫給我的來信使我感覺多麼難以處理，同樣通訊員也是難於充分和全面地報道地方生活，因為他不可能成為各種事件的內行。

通訊員大半都給自己劃定他所能報道的問題的一定範圍。應當直接地說，凡熟悉本身事務的人所寫來的信，很少不用，如果它們不直接被發表的話，那麼它們的思想，而且有時連

形式都會被文學家引用在自己的作品中和被演說家引用到自己的講詞裏。

因此，如果來信作者要想（而什麼樣的作者能不這樣想）他的來信不會不被採用、不被拋到以能夠容納大量紙頭爲特點的編輯部的字紙簍裏的話，就必須很好地知道他所要寫的對象。要知道編輯部與自己的讀者的聯系不足，例如，教授與自己的聽衆的聯系那樣，——報紙可以說是一個大型的議會或是一個經常開會的會議，參加這個會議的人們，自己學習着，自己還教別人學習。來信的通訊員所提出的問題不是像學生向自己的教員所提出的一樣，而有時來信的作者是用他的問題來使自己的讀者——編輯部加以考慮。

我之所以說這些，即應當寫有推動寫作的嚴肅原因的東西，在寫以前必須自己先好好地想過，最好是與別人討論一下：這個問題是否值得與忙得不可開交的人去討論。當決定或已經決定了必須寫，就應當好好地寫，起碼要努力寫得好一些。最好抄寫它幾遍，把多餘的話刪掉，把不清楚的寫清楚，努力修改信中的一切文法錯誤，使得它成爲清楚的，並且盡可能是漂亮的。

關於這一點，我聽到過成千次的反對：我們不值得把信件抄寫幾遍！寫得不好也不怪我們——這裏要什麼漂亮，即使能用歪歪斜斜的字體寫出自己的思想也是好的。爲什麼一定要好好地寫，就是因爲寫得不好：如果都寫得好好地，那麼我也不必說要好好寫了。如果



某人承認他的信具有很大的意義，他要用這封信做一件大的社會工作，那麼他就不會吝惜時間去抄寫，也不會吝惜時間去與別人進行初步的討論。

那麼，我們有充分的信心說，這封信將不會被拋棄，退一步說，這封信在通訊員的頭腦中會留下印象的。

（原載蘇聯「農民報」第四十期）